

功能 我的特异

► 尤里·盖勒的自述



● 科学

39.1

出版社

美 尤·盖勒著

内 容 简 介

尤里·盖勒是世界著名的特异功能者，本书以自传体的形式和生动的笔记记述了他在世界十几个国家所作的特异功能表演的情况，以及在美国、英国的著名研究所和学院对他的特异功能的测试验证情况。

作者在本书中叙述的特异功能有：能离体使金属餐具弯曲或折断，还能使钟表走快或走慢，使计算机停止工作，并能阅读他人思想，预知他人凶吉，以及特异移物；使放射性计数器加快运转，非眼视觉，使磁强计减弱，使罗盘偏离南北极等。本书对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现象的科研人员，以及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工作有一定参考价值，也适合广大读者阅读。

Urt Geller

My Story

Gorgi Books

A Division of Transworld Publishers

LTD London, 1977

我的特异功能

—尤里·盖勒的自述

陆锦林 谭树杰 译 刘益玺 校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185千字

1987年9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科技新书目：150—052

统一书号：14176·247 定价：2.00元

ISBN 7-5023-0002-3/R·2

译者的话

本书是世界闻名的特异功能者—尤里·盖勒的自传体故事。

自1971年至1974年他先后在意大利、联邦德国、美国、英国、法国、瑞士、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日本等国巡回表演。所到之处，引起极大轰动，许多广播、电视、报纸、刊物都把他的表演当作头号新闻加以报道。

美国斯坦福研究所和英国伦敦大学金氏学院等对他进行了测试与实验，并在1974年10月的英国《Nature》(自然)杂志上发表了斯坦福研究所的有关报告，在1975年4月该杂志上又进行了讨论。

该书就是介绍他的特异功能发现的经过和在世界各地所作特异功能表演的情形，以及研究所、学院对他进行的测试验证实验。

当然，对于目前这些尚无法用现代科学理论解释的、又远离人们常识的种种奇闻趣事，舆论的反应是迥然不同的，有的说他是欺骗、是魔术；有的说是真实的，把他称为人类不可多得的“天才”。此种情况在我国也有相似之处，1979年在四川发现“耳朵认字”的特异功能消息传开后，也有人认为这根本不是事实，说这是完全违背“科学常识”的，是一种迷信活动等。但是更多的人是抱着认真严肃的科学态度潜心地去做研究，以辨明事物的真相。

世界上只有尚未认识的事物，而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

对于人体特异功能的现象也是如此，只要抱着尊重事实、尊重科学的态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先进成就，吸收我国古代的文化精华，不断探索、不断研究，最终定能把人体特异功能的机理搞清楚，并造福于人类。

为了配合国内对于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工作的开展，了解国外特异功能的情况，我们翻译出版这本由特异功能者本人撰写的自传，以供我国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者借鉴和参考，对于其他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以及哲学研究的人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它也能扩大我们的视野，增长新的知识，活跃人们的思想。因此凡具有中学文化程度、对新兴学科有兴趣的广大读者都可阅读。

对于作者所述的各种现象、观点和见解，希每个读者用自己的头脑独立地进行思考、分析与判断。

限于我们的水平，加之时间较仓促，翻译之中的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1986. 9.

目 录

第一部	这样的事情天天发生.....	(I)
第二部	这样的事情怎样开始的.....	(89)
第三部	探究其中的意义.....	(179)
后 记		(260)

第一章

1973年11月的一个早晨，我走进英国广播公司狭小的播音室，在吉米·扬一档节目中接受他的采访，当时我没有预料到这次采访中所要发生的那种事情。我估计要发生某种事情，但是根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如此激动人心的大事。我喜欢吉米·扬，我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极好的人，非常热情友好。我通常能立刻感觉得出我是否会喜欢一个人。吉米使我一点也没有拘束，就象在家里一样。这样对我很合适，因为我对听众讲话时，往往会感到有点紧张。

吉米·扬节目拥有为数众多的听众，这套节目播放到全英格兰，延伸到苏格兰，直至爱尔兰。我确信吉米很为听众所喜爱，后来听众的反应证明了这一点。

节目一开始，吉米问了一些一般性的问题。他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只要轻轻抚摸几下钥匙、铁钉或者其他金属物品就能使这些东西弯曲；他问我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能够使一只多年不走的钟或表重新走动起来。我说我在小学低年级时就注意到了这些事情，当时我的同学、老师、父母亲，甚至连我自己都惊奇不已。事实上，我现在仍然感到惊奇。当这些事情发生时，我仍然有一种惊异之感。

然后他问我，是否愿意为他表演一下。当然，我接受该档节目采访之前已经答应要表演一下。吉米从口袋里摸出一把挺粗的耶鲁锁钥匙放在我的面前。我就象平常一样，把我的手放在钥匙上面，希望它弯曲。吉米留神地观察，这时控制

室里的技师们也透过玻璃窗偷偷往这边看。每个人都怀着激动期待的心情，我自己仍然有点紧张，因为有时这些表演会不成功，使我十分难堪。我坚信大多数时候这些表演会成功，但也有不成功的可能。

正当我把手放在钥匙上面，想起了几个月前在得克萨斯州的一次无线电广播中发生的事情。当时我对所发生的事情不太相信。我在那里录了一档表演节目，我离开那里几天后电台播放了我的这档表演节目的录音。在那档节目中，我进行了通常的表演，弯钥匙和钉子，播音员把我表演发生的一切描述出来。发生的事情很简单，但也很令人吃惊。当我的手指轻轻摩擦钥匙或者我的手放在钥匙上面时，钥匙开始慢慢弯曲；我的手移开后，钥匙继续弯曲，有时弯曲一点就停止了，有时弯曲成45度，有时甚至弯曲成直角。有时钥匙好象融化了似的，半截钥匙会折断了掉下来，然而却没有热量。我自己也永远无法搞清楚钥匙会发生些什么情况。

那档采访节目的录音在得克萨斯州播放过后，我收到了一份由得克萨斯州司法部长办公室的三位雇员签字的宣誓书。司法部长办公室的一位律师向这三位雇员建议，在她们听我的广播节目时把一些金属物品放在录音室桌子上，并盯着这些物品看，看它们是否会发生些什么，以作为玩乐。她们在宣誓书中写道，使她们大为惊奇的是，一把调羹柄弯曲成45度，一把钥匙断成两截，一只纸夹不翼而飞。我知道这听起来确实难以令人置信，但是，她们的宣誓书却是真的。很显然，她们没有必要去捏造事实，因为她们不会从中捞到任何好处。最使我疑惑不解的是，这是一档录制好后播送的节目，节目播放时我已经离开得克萨斯州。

四个月后的今天，当我坐在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里全神贯注地射视吉米·扬给我弯的钥匙时，得克萨斯州的那件事又浮现在我的脑际。一定是对这件事的回忆使我向听众建议，那些在家里收听广播的人可以全神贯注地射视他们自己的钥匙、或调羹、餐具，看看会发生些什么。这些话似乎只是随口说说，然后我又补充道：“如果你家里有坏表，请盯着坏表看，试试能否使坏表重新走动。把坏表拿在手中，盯着坏表看。”

大约就在这时，我把手从吉米·扬的钥匙上移开，钥匙开始弯曲，并且继续在弯曲。我们看着钥匙弯曲，吉米大惊失色，他几乎喊道：“钥匙就在我的面前变弯，我简直不敢相信！”正如我过去许多次看到的那样，钥匙正在弯曲。吉米带着紧张而激动的心情说出来的话被实况播送到了整个英伦三岛。我们继续谈话，我继续表演。

播音室节目编排人拿着一叠纸条奔了进来。起初我不知道这些条纸说些什么，所以我继续讲话。我解释说，当我搞弯了一把钥匙或者一只调羹，我跟其他人一样总是感到迷惑不解。

节目编排人继续奔出奔进，只带有一个又一个纸条。接着我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一切。英国广播公司整个电话交换台象圣诞树似的发着点点光亮，从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从全英伦三岛，人们纷纷打来了电话，整个英国好象都在弯曲似的。电话中报告说，无论是远离伦敦的地方还是伦敦附近的地方，到处都有家里的刀叉、调羹、钥匙、钉子变弯了。一位女士从哈罗打来电话报告说，她正在搅汤，突然勺柄开始弯曲。在萨里，有的姑娘的镯子弯曲变形了。一个警察说，

他的几把餐刀和几只调羹卷曲了起来。一个珠宝商报告，他的一只刀叉餐具盘上的半数刀叉都变弯了。一个钟表匠说，他的一把镊子变弯了。还有人报告说，几年不走的钟表走动起来了。

英国广播公司内忙作一片。我有了得克萨斯州的经验，因此预计到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我认为，如果人们真想使他们家中发生同样的事情，而且他们真的全神贯注射视，那么我能诱发这种事情，因为我所做的一切能够帮助其他人也释放出跟我相同的奇怪的能。但是，对于这么多的地方有这么多人打电话来报告，我仍然不免感到吃惊。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话交换台完全被电话占据了。

广播节目后我回到下榻的海德公园旅馆，所有广播公司和报纸的记者都在那里等候我。关于全英国发生的事件的新闻，很快传播开了，在那里等候我的有路透社记者、美联社记者、合众国际社的记者，以及许多英国报纸的记者，甚至还有日本记者，他们象连珠砲似的向我发问，请我表演如何弯钥匙、调羹和戒指，我就当场表演给他们看。第二天晚上，我在英国人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之一“戴维·丁勃毕节目”中表演时，每个人似乎都在想：将会发生些什么呢？

我自己也在想，如果广播节目能使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广播里人们看不到我的表演尚且如此——那么，通过电视我给他们的影响肯定更大，结果将会怎么样呢？我听说，收看的观众非常之多，因为在我前面的一档节目是“宇宙小姐奖”授奖仪式，很多观众就继续收看我的节目。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发现伦敦所有的报纸都在头版以大字标题刊登了我的消息。有些标题还不无幽默色彩，如“尤

里把英国搞弯曲了”，或者“尤里使英国变弯”，等等。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宣传。我想，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头版头条新闻中，我也不例外。除此之外，人们告诉我，关于我的新闻，已经通过广播播发到了全世界。

象往常一样，我也感到有点迷惑不解，因为我相信，在金属和其他物品变弯这些奇事背后，存在着某种严肃的问题。过去几年里，我一直在尽力发现这些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那年秋天在英国，我没有多少时间考虑这个哲学问题，我正准备到许多欧洲国家和其他一些地方去作演讲表演旅行，紧张的日程安排使我无暇去冥思苦索。

那天晚上，我再次来到英国广播公司，跟往常一样，我的心情有点紧张，因为我仍担心在电视摄象机镜头前重复昨天的表演时，可能会什么事情都不发生。这次电视节目中还有两位客人，其中一位是约翰·泰勒教授，他是伦敦大学金氏学院数学系的著名数学家，我听说他很公正，没有偏见。另一位是莱尔·沃森博士，他是著名的生物学家，《超自然》一书的作者。

戴维·丁勃毕是一位举止很文雅的人，他和其他人一起为我拿来了试验用的东西：餐叉、调羹和几块坏表。节目即将开始之前，主人和其他两位客人到另一个房间里去画了一幅画，把这幅画封在信封里，节目开始后让我猜，并且摹写一幅。

如果前天那次广播节目没有发生那样令人惊异的事情，那么在这次电视节目中我可能不会这么紧张。但是，我仍然希望在如此众多的观众面前不让电视节目令人失望。同时，我知道象约翰·泰勒这样一位科学家，即使看到事情就在眼

皮底下发生，仍必然会持怀疑态度的。

节目开始播送时，一切似乎都进展得挺顺利。我全神贯注地射视信封，然后闭上眼睛等待我一直感到的那块处在前额的屏幕般的东西上出现图象。不久，我清晰地看到一艘帆船的图形。信封打开，一点不错，果然是一幅帆船图。他们都惊愕不已，但是这仅仅是开始。

桌子上堆放着各种各样东西：餐叉、调羹、坏表和钥匙等。我向观众建议，我全神贯注射视时，他们也全神贯注射视。丁勃毕手中拿了一只调羹；我用两个手指在调羹上面轻轻抚摸，不一会儿调羹变得几乎折叠了起来。当丁勃毕手中的调羹正在弯曲时，桌上的一把餐叉也在无人碰它的情况弯曲了。我又在另一把餐叉上抚摸，餐叉就不断弯曲，最后一断两半，叉柄掉到了桌子上。我再全神贯注地射视桌子上的坏表，这些坏表几乎立刻走动起来，而莱尔·沃森的表，一向走得好好的，却突然停止了。在那些坏表里，其中一只的指针突然卷曲起来，碰住了表面。

泰勒教授在节目开始时是抱怀疑态度的，这下似乎被所发生的一切震惊了，其他人也是如此。表演再成功不过的了，使我原先对电视节目在英国的影响所产生的怀疑立即烟消云散。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话交换台又一次被电话塞满了。电话是如此之多，交换台差一点给搞坏了。全英国各地的家庭里，跟上次类似的事情又到处发生。甚至在格恩赛海峡岛上也有三户人家的调羹弯曲了，坏钟重新走动起来。有十四个人打电话来说，他们通过思维传感也看到了帆船的图象。

电视节目表演以后，报上标题的字体更粗大了，我下榻的旅馆房间里又挤满了记者，他们是来采访的，也是来提一些

挑战性问题的。我对于挑战性的问题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我一生中已经碰到过许多人指责我玩弄魔术花招和幻觉。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想。如果我在报上看到有人能做这样的事情，我也会怀疑的，我也要亲眼看一看，要自己作出判断确实没有玩弄什么花招。

我为英国广播公司节目中发生的事情感到高兴，因为这牵涉到全英国数千人之众。人们至少不能象过去经常指责我那样，说我玩弄花招。我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安排数千个家庭，让他们家里的物品变弯，让坏表重新走动。报纸还派了人去跟这些观众和听众当面核实，他们核对了数十例向英国广播公司电话总机报告的情况。毫无疑问，这些事情确实发生了。我考虑的主要问题是：是否许多人都有这种“能”呢？这种“能”是不是通过收听广播和收看电视而释放出来呢？

对于上述看法我没有把握，因为我在两年前在美国曾接受了科学试验，试验是在加利福尼亚的门罗公园附近的斯坦福研究所进行的。初步的结果证实，在弯曲金属物品和思维传感实验过程中的确发生了一些奇异新鲜的事情。那里的研究者指出，如果这样的实验继续如已经发生的那样得到证实，那么这些实验将对现代科学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当然是很激动人心的。一位科学家甚至提到，如果实验中发生的事情得到充分证实，科学将不得不采取一种全新的观点来看待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理论。

英国报纸登载的文章中，有一篇最使我高兴，这篇文章是克利福德·戴维斯撰写的。他是《明镜日报》的电视评论编辑，同时也是个魔术师，他是内部魔术团的成员，该团是英国最大的一个魔术师团体。克利福德·戴维斯在《明镜日

报》上写道：“任何一个高明的魔术师都能进行类似的表演，但是那不过是魔术而已，而尤里的表演肯定是货真价实的。”克利福德·戴维斯继续写道：“任何人在这样的实验条件下能够作这样的表演不可能是个骗子。尤里在美国经受了十三次实验室里的试验，这证明在罕见的人身上，思想的力量能够移动无生命物体或者甚至使它们弯曲。”

因为有许多魔术师试图证明我不过是一个幻术家罢了。现在有一个他们的同行站出来在报上为我说话是件大好事，尽管对那些说我的表演是假的人我已经学会了不予理会，我知道我的表演是真的，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在英国发生的事情是真实的。这些事情是重要的，因为人们在收听或收看一个具有这种能的人表演时，第一次发现这些能在自己的家里也表现出来。这些事情是重要的，还因为这些事情能引起人们对这种未知的能进行科学研究的兴趣。我感到这种能来自我自身之外的冥冥之中，我就象一根管道，把这些能输送出来，深入下去就能发现这些能在整个宇宙之谜中所起的作用。我知道这里面一定有一种不平常的东西在起作用，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种东西，并共同探究这种东西。我知道无论在过去和现在，与科学家合作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有成亿的人都知道我所表演的东西和我所说的话，那么我的表演和我的话就会变得更加重要。

那两次表演以后，当我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科学编辑布赖恩·西尔考克一起乘出租汽车去希思罗机场时，我把我的这种想法告诉了他，西尔考克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科学记者。《星期日泰晤士报》是伦敦最好的报纸之一，我深知他采访我的报道将对许多明智的读者，其中包括一些科学家产

生影响。他能屈尊前来采访我，使我感到很高兴。乘车去机场途中他拿出一把自己的钥匙，我用手指轻轻在上面抚摸，钥匙几乎立刻开始卷曲。西尔考克原先持怀疑态度，这下开始相信了。在机场，有一位前天晚上看过我电视表演的售票员请我让她的坏表重新走动。我把她的表合在我的两个手掌中，几秒钟后拿出一看，表走到了准确的时间。我还同时弯曲了一把挺厚的拆信刀。西尔考克很惊奇，后来他在《星期日泰晤士报》科学栏中写了一篇题为“尤里弯曲一把刀，我的怀疑思想才开窍”的报道。报道中写道：“尤里·盖勒最后登上飞机去巴黎，使我这个原来持怀疑态度的科学记者思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我没有看他的电视节目，然而即使看了，我可能仍然是个怀疑论者。但是，当我面对面地亲眼看到他的表演以后，怀疑论再无立锥之地了，……尤里说他准备继续不断地进行表演，直到科学界的舆论相信为止。他准备接受任何真正的科学试验。”

西尔考克引用了约翰·泰勒教授评论电视节目中发生的事情的一段话。泰勒教授说：“我们知道尤里能够做些什么，但是我要设法找出他能这样做的原因，有可能用传统的理论对他的特异功能作出某种解释。我很想跟那些收看尤里的电视节目时有奇异经历的人取得联系，他们很可能是有跟尤里类似的能，只是强度不如尤里罢了。”

泰勒教授后来进行了试验，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结果，但那时我没有功夫去回味泰勒教授和西尔考克的话。我正在赴巴黎途中，到那里接受《巴黎比赛》的采访，这是我这次旅行讲演表演的日程安排之一。此后我还要回到英国，再去美国耽一个短时期，接着去德国、瑞士、挪威、瑞典、

丹麦、荷兰和日本讲演及表演。

我离开伦敦前夕，有一家星期日报的代表请我跟他们合作，进行一次他们认为是十分有趣的娱乐性惊人表演。我将去巴黎，可是我告诉他们，在伦敦时间下午12时30分我将进行强有力的射视，看看会发生些什么。这家报纸叫《人民星期报》，该报发行量达一千五百万份。我对会发生某种事情很有信心。

我向这家报纸建议，他们的读者对自己的周围放一些各种各样的金属物品，12时30分时把调羹、刀叉拿在手中，即使我在海峡对面的法国，也请他们跟我一起射视他们手中的物品。我还建议，他们的读者用大姆指或其他手指轻轻抚摸物品。如果读者有坏表，他们也可射视或抚摸。我告诉编辑们，也可能什么也不发生，不过试试看会不会发生什么是饶有趣味的。

11月25日，星期四，我在巴黎的奥利机场，准备飞回伦敦。下午12时15分，我开始全神贯注集中思想，希望把我的思想和能传送过海峡。如果奏效的话，那将再一次证明这种能是可以输送的，当然也就不会看作是普通魔术师的花招，因此我对结果非常感兴趣。

12点30分正，我大喊一声：“弯！”我不晓得机场里的人是否以为我疯了还是什么的。事后我知道几天之内《人民星期报》的编辑收到了一千多封读者来信。有几百只已被丢弃的坏表和坏钟重新走动了起来，英国到处又有很多的餐叉和调羹弯曲。在道赛特，有一位妇女的一块已四十年没有走过的坏表走动了。在伯明翰，有一块坏表走动了，但不是往前走，而是往后退。还有在一个家庭中，一只鸟笼的栅栏弯掉了。

《人民星期报》把那次表演的读者来信的结果统计成如下表格：

钟表重新走动数	1,031
餐叉和调羹弯曲或折断数	293
其他物品弯曲或折断数	51
合计 1,375	

剑桥大学语言研究所的数学家爱德华·巴斯汀博士对该报发表谈话说：“现在的问题是，物品所有者自己影响物品的，还是尤里通过他们起作用的？”这，正是我前面所说，也是我自己想要回答的问题。

另一家报纸，《明镜星期报》，想让我出丑，他们把我弯过的一把钥匙送到一位金属专家那里去，他叫克里斯·艾门，专门研究金属材料疲劳。结果此专家对该报发表谈话说：“没有玩弄什么花样，不是假钥匙，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他还说，要使他们送去的那把钥匙弯曲，需要六十三磅压力。顺便提一下，我弯那把钥匙的时候，根本没有接触到钥匙，只是进行了射视，钥匙是在我的射视下弯曲的。

1973年底在英国发生的事情标志着这种效应第一次在成千上万的人身上表现出来，第一次直接进入他们的生活中。那些认为我是幻术家或者魔术师的人发现无法自圆其说，这些事情在远离我的地方发生，而且发生在别人身上。证据都摊在那里：英国广播公司接到的电话，报纸记者采访打电话者的访问记，报纸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给记者当面表演的纪实报道，以及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他们不但看到了这种

能起作用，而且加入到其中。

然而，尽管如此，仍有魔术师声称，我不过是个高明的幻术家而已。他们嫉妒万分，利令智昏，他们声称也能够用魔术效法我的表演。但是，他们之中有谁愿意接受我在斯坦福研究所经历的那几个月的严格试验呢？有谁愿意接受我已经经受的那些享有名望的研究团体对我进行的试验呢？或者那些我将来要接受的试验呢？没有。我将同意任何魔术师当场观看我所接受的严格的科学试验，除非他本人也接受同样严格的科学试验，而且一定要有科学家在场。

那些批评我的人经常试图解释我如何进行表演的。有的说，我在弯金属物品时用了一种酸。有的甚至说，我一定用了某种激光。如果他们冷静地想一想，一定会发现他们的指责是何等可笑，他们也就不会闹出这种笑话来。如果我使用酸一类东西，我的指头不早就被腐蚀掉了。如果我真的有手提激光器这种东西并应用，可能早就被烧得烟飞灰灭了。据我所知，一台激光器能够在最复杂的电子装置里发出几千伏电压的电流。再说如果我搬得动这种仪器，我也会因为要把这些仪器搬来搬去而累得半死。

在英国，没有一个批评者触及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这次表演期间和隔着英吉利海峡在法国机场的那次试验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家里发生了那些事情，这种现象的发生总不可能是由耍花招的魔术玩艺导致的吧！此外，这些批评者对多少年不走的坏钟表重新走动起来这一事实都三缄其口，他们一般攻击的是，钥匙和钉子是采用了某种熟练手法弄得看上去好象是弯曲似的，或者有些表面上似乎是十分了不起的思维传感，其实是魔术花招而已。